

踏春二章

□吴华

惊蛰

惊蛰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第三个节气，标志着仲春开始。

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介绍：“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意思是农历二月，气温转暖，雨水增多，春雷惊醒了蛰伏于泥土中冬眠的小动物，此时过冬虫卵开始孵化了。故有“春雷响，万物长”，道出“惊”的内涵。

春雷，这春天的号角吹响大地，撕破大地的沉默，让蛰伏土壤的小动物开始在春天的门槛前探头探脑，试探春寒是否已走开。初春，如同深情的手轻抚绿色铺陈的山谷，原野便在这时开始桃红李白菜花黄，尽情彩绘诗情画意；鸟鸣清脆，声声抚过耳际、田园和村庄；蜂蝶翩跹，在各色鲜花上起舞，演奏着浪漫的春之歌，歌声抚过人们萌动的心田，让人们开始期待诗与远方。

雨过天晴，植物开始野蛮生长，顿时花开遍野，草木纵横。春风让摇曳的柳丝开始吐绿，蛰伏一冬的昆虫开始起身活动，漫山遍野的梨杏开始竞相绽放生命芳华，为春天摇旗呐喊。

青青的小草在土坡上倔强地挺直腰杆，像人来疯的淘气娃举着头顶的绿，欣喜地接受阳光和春风的检阅；结束冬眠的青蛙钻出塘堤土洞，纵身一跳，扑咚一声跃入水塘，开始呱呱高唱与春同来的爱情；塘边大片的油菜花尽情炫耀着璀璨的金黄，夹杂其间的麦苗长得嫩绿而又茁壮，把春天打扮得生机勃勃；面对蜜蜂辛勤地采花酿蜜，走在春风中的踏青人兴高采烈，大口地呼吸着春风，尽情地欣赏着春意，仿佛若有所思，脚步更显轻松，心情更显愉快；公园平坦宽阔的草坪上，早有好动的孩童正在放飞着五彩缤纷的纸鸢，那天空上忽高忽低、时急时缓翔飞的风筝，也将孩子们春天的记忆描绘得绚丽多彩。

青春年少时，我分不太清二十四节气，懵懵懂懂地过了很多年。那时，我喜欢的是春天的浪漫，爱读的是春天的古诗词。回首那些已逝的春天，明亮的春光点亮的是心中热情的火焰，我们一路奔向前方，仿佛看见的是谁家姑娘依着亭台楼阁在随风放飞心事，幽雅和婉，满面含情；我仿佛一伸手就抓住了春天的诗句，一跺脚就惊动了小生灵们的歌声，生活充满了诗情画意。

在儿时惊蛰，我常看到父亲扛犁牵牛去翻新秧田，过后又紧张地布“草包”（即用稻草包着瘪稻壳或晒干的牛粪糞草），烧“秧田包子”（类似烧火糞积农家肥，即在秧田中挖一个个的小坑，再把犁耙好的田土垒放入小坑中的“草包”上，点火烧尽土堆中的“草包”），放水挖“秧田包”平整秧田，整理田垅，在垅上洒浸泡发芽的稻种。这样一来，就能育出好秧苗，于是一年的好收成就有指望了！如今，我方才明白父亲常说的那些道理：“一年之计在于春”，“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有劳动，才会有收获；有春种，

打开春天的门

□杨勤华

我踩着厚厚的积雪走来
身后留下冬的印记
在我的前方有一扇
被阳光正在温暖着的门
我需要迎着寒风的考验
我需要绕过腊梅的芳香
眼前的路，是一片洁白的光芒

我听到了
听到了小河水冰裂的炸响
我看到了
看到了柳条吐芽的摇曳
我感受到了
感受到了心底深处的冲动和渴望

春天的门就在我前方
那红红的灯笼
依然将漫长的黑夜照亮
那祝福的话语
还紧紧贴在门楣的上方
那把冰冷的铁锁
已经不知躲到何方

披着满身的白雪
站在春天的门前
我有些激动，我有些彷徨
眼里的泪珠闪烁着星光
期待已久的渴望
终于在我僵硬的手指尖上
瞬间传递出蒸蒸热浪

才会有秋收”……

行走春风里

蓝得近乎透明的天空上，一道长长的白霞从我头上的低空划过，那是飞往附近机场的客机正在低空开始降落。一直有每天午后坚持徒步习惯的我，在这样的平常春日中午，正悠悠地走在单位附近满目青翠的山间公路上，只见几只灰喜鹊轻落路边的樱花树上休憩，昂首望着我徒步；更有两只小燕子灵巧地斜身掠过竹林边的水塘，从我眼前飞向远方……

风儿轻轻一吹，春天的竹林与正怒放的各色花儿便有了声音，空气中便弥漫着或浓或淡的花香。

蛰伏一冬的小山岗，在春风中伸了个懒腰，在渐渐春雨的滋润下变得朗润起来，不再是往日鸢鸟鳶般的干巴模样，顿时春色盎然。

山岗上无人耕种的山地，现在成了小草的舞台。一丛丛、一簇簇的青青绿草，纷纷从泥土的缝隙里钻出头来，呈上嫩嫩的、亮亮的、深浅不一的绿，春的气息就这样直接与我撞了个满怀，顿时逼走积压心头的一些不快。于漫漫一片绿意中，身心似乎瞬间就随风中的花儿一起绽放，心情更像翔舞的风筝被和煦的春风拽着，往天空上不断飞扬……

山间公路的尽头，是一座小村庄。村边有条潺潺流淌的小溪，溪上有方便村民行走的小桥，溪窄，桥小。桥下溪水涓涓，有几只白鹅和一群麻鸭在溪流中栖息，看到我从溪边经过，几只白鹅紧张地伸长脖子大声叫唤；倒是那群鸭子仍若无其事地将头伸到翅膀里自在地休息着。小溪两岸草色青青，偶有几朵野花点缀其间，不时地看到溪边村民开荒的小菜地上，一簇一簇的韭菜与窝笋、青菜散生在菜畦上，鲜嫩得很；萝卜种苗开着零星点点的小白花，有几只不同颜色的蝴蝶、蜜蜂在花上尽情地起舞。

过了小桥，便是一大片的莽莽山林。此时的山林，植物繁茂，都在争先恐后地抽枝发芽，一片生机勃勃。山路盘旋，不时地能看到路边一丛一丛洁白的金樱子花独自在芬芳。这金樱子虽是蔷薇科，但它那单瓣的白色大花朵长得像凤丹花一样鲜艳、好看。一路走来，只见一座水塘边那片大桂竹园中，竹林间开始长出几支小嫩笋了，虽有些柔弱，缺乏春光的滋养，但它们仍在拼命地向上生长。

水塘中的一泓碧水，清晰地倒映着塘边的绿树、竹林，在春风中漾起一波一波的绿，层层叠叠，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着粼粼波光。看得久了，倒让我觉得每天午后就这样在春天的山间随意走走，随意看看每天不断变幻的春光，让人身心爽朗，真好。

原本只是想每天午后随意地徒步锻炼，顺带出门寻一抹绿，不曾想竟与满目春色撞个满怀，乐得我行走春风里，看那春光喧闹枝头，听那春水流过小桥，实在是好惬意哦！

春天的门在无声中打开
阳光将我的心照得更加敞亮
那由浅而深的绿呀
那一层层波浪
印染了山峦、大地和村庄
那纯紫嫣红的色彩呀
肆无忌惮地绽放着它们的艳丽
让我喜悦，让我慌张

我看到了
看到了一张张笑脸
灿烂得如花儿一样
我听到了
听到了欢腾的脚步
迸发出的活力和铿锵

在我的身后
凝聚着许多的力量
在我的眼前
飞翔着许多的梦想
当我展开双翅
我的热血沸腾
我的眼睛明亮
大地在延伸
江河在奔腾
高山在歌唱
蓝天在拥抱每一个被照亮的地方
这，就是春回大地的新气象

节气已经立春，天气在渐渐地转暖，门前的小河清澈起来，两岸的杨柳开始吐着新芽。

初春常会乍暖还寒，母亲还是受了冷风，病了，我带母亲去省中医院。

现在去城里，开车不如坐地铁。开车太堵，地铁舒服。

我住的小区，地铁就在家门口，腿一抬，就可以通达天下。

从东山到医院要四十分钟，为了能早一点到，我们八点不到就出发了。

这正是上班的高峰，坐地铁的人很多，我担心上去了会没有位子。母亲的岁数大了，这么远的路一直站着会吃不消。

一个星期前，媒体报道某个城市的公交车上，七个中学生没有一个给身边站着的白发老人让座，有的埋头刷手机，有的干脆闭起眼睛装睡，网上开展了一次大辩论。

各种观点都有，有人直言学生们也很累，他们累得已伸不直腰了，哪里还有力气让座？

我在心中默想，上去后位子肯定不会有，估计也不会有人让座。

列车亮着大灯，呼啸着来了，裹挟

开往春天的地铁

□熊代厚

着一股寒风，稳稳地停在面前，我搀扶着母亲进了车厢。

刚进门，旁边的一个小伙子就站了起来，微笑着让座。他的旁边是一位姑娘，也赶忙站了起来让座。我连声致谢，她微微地笑着。

我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小伙子，长得很帅气，头发有些微卷，嘴角有些上扬。他应该是一个中学生吧，手里拎着一个书包，戴着眼镜，一股书卷气。

我的目光扫过他的身体，让我惊讶的是他的右手正拄着一个铁拐，原来他的腿是残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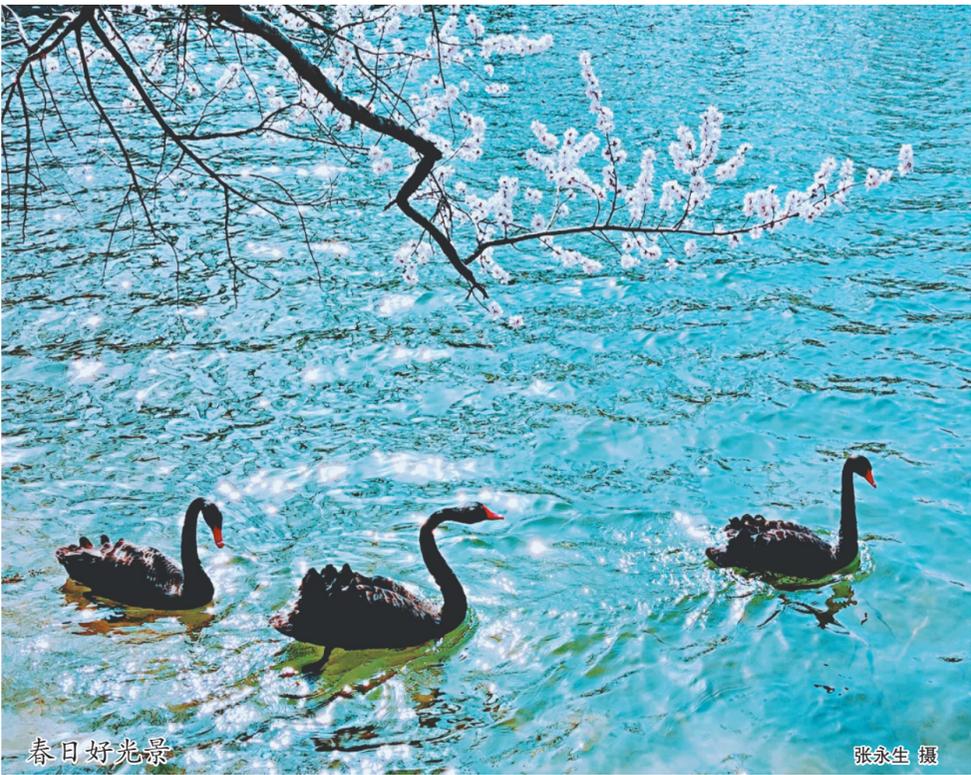
这让我心里很不安，怎么能让他让座？他站不稳的！我和母亲说了这个意思，母亲便站了起来想把位子还给他。

但这个男孩坚持说自己没事，扶着我的母亲又坐了下去。

车子到安德门的时候，他和那个女孩下去了，我再次致谢，他们只是回头微微一笑，轻轻地摆了摆手。

我们从新街口回家，仍坐地铁。

新街口站是南京最大的地铁站，是各条线的交汇点。车站里熙熙攘攘，万头攒动，摩肩接踵，特别的拥挤。



一朵一朵地开

□董改正

她到家，拿出花瓶给她看，她笑了，像一个小小的向日葵。

上小学时，女儿依然爱花，连扁豆花也爱，说它们是忘记飞走的紫蝴蝶。连覆盆子那小小的白花也爱，说它们与玫瑰、桃花、梨花、月季原是同一科，只不过它们是草本，长在不起眼的地方罢了，它们也是美的，你看……她指给我看。不由心一沉，我不想她心灵受难，只愿她是个快乐的孩子。我喜欢她乱花插满头，喜欢看着她披着印满大红牡丹的床单，边舞边唱《女驸马》，我喜欢她懵懵懂懂不识葱蒜味。相比较世上的“成功”，我更愿意她拥有简单平淡平安的人生。我希望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之外，她依然能爱花，爱美，爱笑。我相信现在她只是太忙了，太累了，她的心灵花园只是暂时关闭着。

年初二，女儿便提前回来复习，我留在母亲家。我拜托她每天给花换水，她嫌烦，还是做了。我每天都问花的情况，她都漫不经心地回答：“海棠依旧。”我让她仔细观察：难道就没有一点变化？她就给我白眼的表情，说，你那花，怕是开不了喽，我看它们就是蒜，没准哪天抽出蒜薹，还能炒一盘咸肉呢，比您这“花”强多了！她虽如此说，每天还是会给它换水。我不时让她过我房间看看，更多是让她休息一下眼睛，看看那盆青绿——哪有忽然的花开呢？

年初五过了，初六也过了，我也相

回去也要半个多小时。来的时候运气好，遇到两个素质高的学生，回去就未必了，我心里有些担心。

随着人流，我搀扶着母亲进了车厢。车厢里塞满了人，我们找到了一个稍宽敞的地方站好。对面的位子上坐着一位年轻的妈妈和一个四五岁大的小男孩。

年轻妈妈看见了我们，立刻抱起坐在一旁的儿子站了起来，示意母亲去坐。

母亲不肯坐，说让小宝坐。那个小男孩眨着乌溜溜的大眼睛说：“宝宝让奶奶坐，奶奶老了，站不动。”

身边的人都转过脸来，微笑着看着他，每个人的眼里充满着赞许。年轻的妈妈轻轻地抚摸着小男孩的头，对他竖了一下大拇指。

小男孩对着他的妈妈也竖了一个大拇指，小脸红扑扑的，甜甜地一笑，露出一对白白的小虎牙。

我的心头一热，真想抱抱他，亲亲他的小脸。

到中华门站了，好多人下车，车厢一下子宽松起来。在我右侧的一个年轻母亲抱着一个三岁的小女孩

准备下车。

小女孩的手里正握着一个空易拉罐，在列车抖动抖动的瞬间，她随手地抛了出去，“当”的一声落在了车厢的地板上。

站在她前面的是一个穿着红色外套的小伙子，他的前脚已快迈出车门了，听到响声后，迅速地转过身来，弯下腰，把那个空易拉罐悄悄地捡起，带走了。

整个过程是那样的短暂，短暂得没有多少人看到这一幕。他没有说一句话，好像是在自己的家里，一切是那样的自然。

列车仍在前行，出了小龙湾站到达地面高架时，天已全黑了。

路的两旁，远远近近的都亮起了灯，照亮归家的路。

那位让座的年轻妈妈和大眼睛的小男孩已下了车，那位捡易拉罐的红衣小伙子也已下了车，他们温暖的气息好像仍在身边洋溢。

到站了，我和母亲下了车。迎面吹来一阵风，吹面不寒，在这初春的傍晚。

列车依然向前，开向远方，开向春天的深处。

春雨有声

□章铜胜

雨水前后的江南，总要下一场雨，连綿数日，或时间更长一点的雨。此时，天气阴阴阴雨，冷冷暖暖，起初还觉得有些早春的的氛围感，时间稍长些，便觉出诸多的不便来，也就开始烦雨了。

江南湿冷的春天，是让人难以消受的。雨中的落叶树，仍然干枯寒瘦；枯黄的草地上，间或可见一点绿色的野菜或野草，还没成气候；溪流还是浅浅静静的；远山还待在某个冬日里，四处张望；村庄和我，也会觉得有些茫然。遇上下雨天，是不太想出门的。冷雨打在肌肤上，冰凉；撑伞的手明显感觉到冷和冻，即使左右手换着撑伞，也不会觉得好受些；路面的积水，湿了鞋，也湿了裤脚；在云与雨烟之间，留在视线范围之内的东西越来越少。

有时，还是会经不住雨声的诱惑，一个人走进雨中，听听雨声。风轻微的时候，雨在落下的过程中，是悄然无声的，当它碰到树枝、树叶，落在草地上时，才会发出一点微小的声响，不留意，也是容易忽略的。稍大点的雨滴，落在路面的积水，或是清浅的溪水、平静的湖面上，会发出清脆一点的声音，也不太大，还是要细听，才会听得真切。风雨之声混杂在一起时，便不易于分辨了，是风借雨声，还是雨借风势，都不大好说。风雨之声混杂时，我喜欢坐在家中临窗的位置，听雨打在檐前雨篷上的声音，叮叮咚咚，毕竟是热闹而又干脆的。

听春雨之声，最好还是在安静的夜里。春夜，杜甫写一场春雨时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大概那一场雨下得悄无声息，或是他的茅屋低矮，也可能是他另一种心境的独白吧。

我一直有夜读的习惯，喜欢夜里渐渐安静下来的氛围，也喜欢一个人坐在书房里，任目光在一行行的文字间移动，仿佛随着目光移动的，还有时光和另一个人书写的痕迹，还有一个愿意陪着我的，随时为我解读某一个疑惑的地方，或是讲述某一个故事。这样的夜里，文字是随着时光在游走的，我很享受这样的时刻。眼睛累了，或是坐久腰酸了，会站起身，在书房里走走，更多的时候，会站到窗前，扭扭腰身，看看外面漆黑而宁静的夜。几乎每一场夜雨，都难以逃过我的眼睛。再细小无声的雨，也会在窗玻璃上留下雨水流过的痕迹。静夜里，雨声会被放大，会变得清晰。雨声更大时，我会将窗户关上，听雨打在窗户上噼里啪啦的声音，打在雨篷上啪啪的声音，从屋檐上落下时哗哗的声音。夜里，春雨的声音是丰富的。

家离湖不远，一年四季，都习惯于在夜里打开窗户睡觉。春天的夜里，有时睡觉前，外面还没有下雨，便安心地睡了。睡得正香时，会被窗外的声音惊醒，有时是风声，有时是雨声。那场夜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下的，于是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起来关窗。关好窗后，隔着窗户，仍隐约有声声传来，又在雨声中回到梦里。在春天的一场雨里入梦，梦中也在下着一场滋润万物的好雨。好雨有声，声声入梦。